



萤火虫

□黎强



故乡的炊烟

□杨小霜

我对故乡的炊烟有着特别的情愫，总觉得故乡的炊烟是有味道的，肉香味、蒜香味、青椒味……只不过那时候不明白，其实这些味道大部分都是母亲的的味道。

炊烟总会在特定的时间里升起，午后或是黄昏。从低处的火塘里朝着房顶上的黛瓦上飘着，许多时候炊烟都跟着风走，一些去了屋后的竹林，一些到了房前的稻田，还有一些正朝着一旁的柚子树走着。最后这些炊烟便隐藏在村庄里去了，大概率是不会见到它们，却能在风中闻到一股炊烟的香味。

有时候也会傻傻地望着房顶上那些还未散去的炊烟发呆。那些炊烟在房顶的周围，有时候是零星的几缕，有时候是一股，我曾指着房顶上的炊烟问过母亲：“那些四处乱窜的炊烟是不是就是风的形状？”母亲却告诉我说：“在村庄里没人在意过风的形态。”从那时开始，我便觉得村庄里的炊烟跟风是一样的，有些淡然而又让人难以触摸和描述，但这并不影响村里的人一如既往地爱着炊烟。

在春季的炊烟是最香的。我还没有到家时就能看到从屋顶飘走的炊烟，稍微隔近一点就能闻到母亲所煮的各种菜香味。有时候母亲会把煮好的腊肉炖海带、清蒸香肠藏在碗柜里，留给还在山野干农活的父亲。但母亲不知道的是，房顶的炊烟早就向我透露了这个秘密。我总会趁母亲不注意，踩着板凳去碗柜里夹腊肉吃。母亲却从来不责怪我，而是说：“你这狗鼻子真灵，我放在碗柜最上面一层都被你找到了，记得给你老汉留点。”

停靠在炊烟里的日子里，辛苦而又幸福。炊烟是村子里的歌，也是母亲心坎上的牵挂，但这些炊烟终究会从房檐里飘出村子。

母亲不喜欢炊烟，她觉得炊烟十分呛人，有时候火烧得不好，黑色的炊烟会把人的眼泪都熏出来。但母亲的山歌里，炊烟却充满了坚韧的品质。春季是耕种的季节，山野之中必然会升起炊烟，这时候的母亲一边拿着锄头，一边唱山歌：“我

是烟勒，一冲冲上天哟，你雷打不到我勒，你火烧不到我哟……”炊烟和母亲的歌声便会从这个山头，传到那个山头。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么喜欢炊烟，是因为炊烟本身所具有的品质，还是炊烟具有其他特别的意义？或是母亲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像炊烟一般从她的心檐上飘走？

多年后的一个春季，我看见山野之中的炊烟之后，内心会有一股说不清的情感。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去改变炊烟行走的方向。如果这些从房顶上飘走的炊烟能够向着山林朝左，就能出了村口，朝着故乡飘去。若是母亲闻到了跟村庄之中不一样的炊烟，必然会知晓，我对她的牵挂和想念。

在故乡若是遇上下雨，母亲也会有她的愁绪。她分不清楚村庄里的雾是什么，炊烟又是哪一缕，就像我分不清行走在雨中的母亲，脸上流的是汗水还是雨水。可炊烟是母亲的牵挂啊，她总要把牵挂带给远方的女儿。母亲怕雾错带了，就飘不到那么远，那么身在异乡的女儿，就不知道她的思念啊。

我想停靠在炊烟的情怀里，静静地细数故乡母亲带给我一缕又一缕的思念，缠缠绵绵，就如停靠在母亲的心坎上，温暖而又舒适。

炊烟在母亲的心檐上，化作了千言万语。我在异乡里听到了从母亲心上飘来的牵挂和想念，只不过与我送给母亲的那一缕炊烟的出处不同而已。

每当我看见炊烟升起时，都会在心底默默地念叨一句：一切安好，母亲勿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云阳的粉黛可漂亮了

□廖黑叔叔

“黑哥，云阳的粉黛可漂亮了”

果然，粉红的云团在朋友圈里飘来飘去，留下满纸的洒湿如四月黄昏里，我们看过的歧阳关晚霞那般热烈而缠绵

可不可以，让那个撑着纸伞的少年修炼成精？像一只彩色蜘蛛，端坐网中央嘴里吐着氤氲的丝

我会如约而至踏一朵祥云悄悄地，来了又走。和春天那回不一样这一次，不留任何蛛丝马迹（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风吹麦浪(外二首)

□王仲彬

谷雨，无雨。天空蓝得没有边际。沱江河畔的风吹过新湾村的麦田，吹落几朵白云

一茬茬碧绿的新麦，阻隔城市的喧嚣和风尘。穿梭笑语欢声，打卡春天的身影清新的麦香，诱惑翩跹的鸟雀，也诱惑行者和诗人

麦田的风，不停吹向我身体慢慢打开收起青春的麦芒，只抽出中年沉甸甸的麦穗

故乡的云

一直深爱着故乡的天空却时常忽视点缀其间的花朵它们比风还轻

飘来，飘去有些飘离故乡很远又再飘回。同故乡人一起辗转奔徙

重回故乡，已过中年我不再看轻每一片云彩像那些始终无法预设的梦绮丽而飘忽

风起雨落的日子

风起雨落的日子静坐窗前想写一首长长的诗风在雨中荡漾

雨在风中跳跃那些青春的过往泛起湿漉漉的光

风和雨风雨兼程与我隔着一扇窗的距离尘世中许多一往情深弥散在风雨中氤氲在诗行里总是一副湿漉漉的样子（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初秋的雨带着香

□杨玲红

叶尖的雨滴正悄悄打湿你的眼眸；如果你让指尖轻拈屋檐滴下的雨滴，你会体会到有一份微凉正无声地浸润着你那细小的毛孔。在这透明里，点点滴滴的雨最终汇聚成一条条清澈的水流，一个个散射着光芒的水洼。此时，如果你看见了正在水流或水洼里踩水的小女孩，千万不要去打扰她，她那欢快的、不停跳动的小脚，她那伴着哗哗水声响起的笑声，会让你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透亮、清明、欢愉。

初秋的雨是轻盈的。它像一位踮着脚尖芭蕾舞，披着一件薄薄的、轻盈的舞衣，优雅地穿行于城市乡村、山峦河谷。它或轻轻地落在草尖与树叶上，让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滴串成她颈上的水晶项链；抑或变成一袭洁白的纱帘将山峦和河流轻轻覆盖，演绎一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秋色舞剧。

初秋的雨是有诗意的。少了春的倦怠，少了夏的焦灼，少了冬的冷冽。它在季节的转换中留下一份欢悦，也留下一份哀伤，让人依依不舍。走在雨中，总会让人想起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花，或许少了那一把油纸伞，可那身影依然会行于灯光下，行于秋雨

洗礼过的青石板路上，行于静静的小巷里，让时光在雨中变得悠远绵长。此时的雨，又像一台古老的留声机，指针滑过的地方就是经过时光洗礼的音乐，就是岁月撰写的光阴故事，这声音如一把刻刀在细细地雕刻着，让所有沿着刻度行走的人，在雨声里，从青葱年华走向白发苍苍。

初秋的雨还是神奇的画笔。随手一挥便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缤纷的彩衣。天，蓝得洁净明亮，一尘不染；云，洁白无瑕，如同母亲的乳汁；金色的波浪，让丰收的田野随时都在欢快地歌唱；绿色在林间，随着雨水的晕染，将浓淡相宜的水墨丹青描绘得淋漓尽致。而银杏的黄，枫叶的红，让“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变成心中那团化不开的柔软。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初秋的雨用它小小的旖旎沉淀了岁月，惊艳了时光，也温暖了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副秘书长）

入秋后，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将酷暑的烦躁洗去，一年一度最美的秋意正款款而来。

初秋的雨是带着香气的，这香气来自刚收割完的稻田。

你看，一位老农正坐在田埂上，脚边一把已被泥土磨得发亮的锄头正静静地陪伴着他。那一簇簇被遗留在田间的谷桩，那布满田埂的杂草，已被他一锄一锄地深深埋进了泥土里。黑黝黝的土壤填满了他额头上的皱纹，岁月在他的锄下沉淀、发酵，散发出浓烈的馨香。在他的指尖，一缕薄薄的白雾缓缓升起。刹那间，烟草的浓香，稻谷的清香，草木的润香，欢快地跳跃着，奔向躲藏在秋意背后的坝坝、河谷、山林、水塘。

初秋的雨是透明的。在这透明里，每一滴雨都成了摄影师。树叶、花瓣、池塘、屋檐，车流、人流、河流，都凝聚成了最清晰的影像，驻足了雨滴里。如果此时你赤足走在田埂上，湿润的青草会轻轻地抚摸你的脚背；如果你此时正在穿越树林，你会发现树